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七

職內

掌邦之賦入

曰賦入者惟有九職之貢物而不兼邦國之九貢也知然者大府頒財別言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而不入於九式也司會所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兼九貢盡包於官府中以司會兼致邦國之財用也職歲專掌式法所用不外於九賦而此職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賦

用不在九式之外可知矣。賦入獨曰邦者、以入於王朝言之也。賦用曰邦國者、九賦所待半用之於侯國也。前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預計其當用之數也。後曰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鈎考其已用之數也。內與出納之納同。　黃氏度王氏應電謂縣都之賦、留其地以待用、非也。九賦於九式、各有所待、鄉郊甸稍之賦、亦有留其地者。縣都之賦、亦有入於王都者。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大府之頒而藏之者、若內府外府玉府是也、大府以其令之貳下職內、故受而書之。注謂受於職內以給公用、非也、凡出財用皆受法於職歲。疏謂職內亦有留貨賄之府、故得出給、益誤矣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財入之數、幷言官府都鄙、而財用之出、獨言官府者、以守藏言則官府都鄙異所、不可以無別

以出用言則都鄙之財亦官府出而用之也

九式之用各有所當一歲中九賦之入有盈歉所待之用有多寡則移其有餘以濟不足故叙以待之

會必以歲終當用者不可懸而待也此叙本歲之餘財以待來年之移用耳

職歲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或藏於官府以待王朝之

用或貯於都鄙以待畿內之用出之數九式有經制者下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者是也賜之數下文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者是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受式法不於大府而於職歲何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其省則與歲上下故必於職歲受之

職幣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府職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職凡用邦財者、卽大府職所謂執事者、盖工賈之探、辦百物、吏民之總領興作者是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

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旣曰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則事無不該矣、而又曰振掌事者之餘財、示所振之財

非一類也幣之發於官府都鄙之吏者雖有經式而總頒以待用其數必稍寬故歲終則斂其餘興作用財無定數則事畢振之皆於掌事者責其實也曰振者不振而歸於公則久之或乾沒且朽蠹矣復歸於所司則擾且紛故以小用賜予畢之

歲終則會其出

司會兼總會事有司各以簿書來會所憑以鉤考者職內職歲職幣耳故三職俱參會事而立

文各異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但知其出數而已所用之虛實不可得而知故

不曰贊以自主鉤考而無所用其贊也職歲以

式法贊逆會則並核其與式法合否及所用之

虛實而司會即憑之以逆羣吏之治矣故曰贊

謂贊司會也職幣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則

兼職內之入職歲之出百官府之所會皆鉤考

而贊正焉蓋其職掌斂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

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則於財用之出入虛實

平時得事鈎考已無微不悉以贊會法掌事者更無所匿其情也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與足用長財善物者一一有徵以司會之屬鈎考只得其實耳

司裘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邱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況方澤乎且四郊牲玉幣異色則主祭者服必從之大裘惟迎冬可服耳 自潁達引

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穎達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禮與天同謂其尊同牲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為袞服之同也屨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袞乎

中秋獻良裘

凡裘之材取於冬寒者為上以鳥獸毹毛細而

温也獻以中秋蓋上冬所取至將寒而獻之

季秋獻功裘

狐貉羔裘皆宜有良有功注疏尚未別白

掌皮

歲終則會其財齎

齎疑謂泉布也經於掌皮曰會其財齎於典婦功曰授女功之事齎蓋練治皮物絲麻所用物瑣細故給以布使自備之也外府掌邦布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亦用以通

百物與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

在版之奄奚其職事有常在圖之宮寢其居處有列所謂版圖之法也王之後宮非外臣所得入也故必給其圖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鄭氏鍔謂小宰所治之王宮乃主之六寢內宰所治之內宮乃后夫人所居非也曰王宮則可兼后宮特小宰與內宰所治之人各異耳凡宮正

宮伯所掌者王宮之羣吏士庶子或布周廬或次宮內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內宰所治奄奚之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王宮內宰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三夫人分掌六宮曰教六宮則后夫人兼之矣二十七世婦分屬九嬪曰教九嬪則世婦視此矣於九嬪復舉陰禮明前舉六宮不敢斥言教

后而三夫人亦與焉又同是陰禮而承王御下事上儀法亦別異也特出九御之婦職者以世婦以上無絲枲之功事也內官不列三夫人而漿人掌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知次於后而居九嬪之上者有夫人矣猶師氏保氏不言教太子而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知師氏保氏所教國子乃與太子共學者而太子亦在其中

和風翔曰金氏瑤謂世婦以禮選故不待教非也九嬪乃不以禮

選乎

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內宰所掌無刑者王之嬪御惟宜敎以禮作其事可罰可黜而不可刑嬪婦有過失小則苛罰大則黜遠佐后以治之者則女史及春官世婦女史職所謂內政宮卿職所謂苛罰是也小宰宮刑之建則以正奄寺女奚及司厲所入女奴宮中當府之徒隸耳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康成謂使其屬之上士非也蓋詔后使春官世

婦內宗外宗治之。不言所使以諸職有明文也。先鄭謂王命其夫后命其婦亦非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凡爵命必統於天子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鍾晼曰大小以所成之物言如布帛錦繡則功事之大者組帶紛帨則功事之小者小大之中各有麤良

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膳夫庖人內饔職所共獨王及后世子之食飲
膳羞則夫人以下皆各使女奚治之故內宰會
其財用蓋必如此然後事不冗而人皆得其節
適也用此知古者夫人嬪婦女御爵命雖視公
卿大夫士然有財用而別無祿秩蓋深居宮禁
隨身調度及母家姻戚問遺禮幣凡用財之事
皆包於九式之匪頒好用中內府共王之好賜予外府共凡邦之小用此古聖王所以謹內治明女教而爲萬民所
則效也　上經會內人之稍食計所已給也此

均其稍食、而又曰正歲均其稍食、何也、功事有
劇易精粗。所獻有良苦。則稍食必有損有益。而
後得其平。非歲歲而均之不可。

內小臣

詔后之禮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故詔后禮樂之儀、謂動作
威儀登降之於婦者。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祼
獻薦徹、輔將其事、此內小臣所詔、則禮事之小
者、如女賓客見后於宮中、喪紀接外命婦內外

宗祭祀行於宮中廟中在車之儀登下之節皆是也知然者祭祀賓客王后涖事於廟惟內宰宮卿得贊而內小臣不得與宮中喪紀則內宰不得贊而宮卿世婦比內外命婦哭不敬者而苛罰之亦無暇詔后以禮事故專屬於內小臣也

掌王之陰事陰令

必典章素諳而後能正王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

通奸事奸令必性行端愨。而後可掌陰事陰令。

故羣奄中惟內小臣四人為上士、

閽人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令

郝氏敬以序官每門四人破鄭注、王氏應電又

謂此專言北宮之中門、皆非也、雉門以內尚有

二門、故曰每門四人、又以明臯門之守不以奄

寺、古文簡核多如此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幾猶察也中門所幾獨舉三者以惟內人賓客及持公器者非閽人所敢幾故惟視其有帥與否若無帥必叩其所以有徵驗然後出內之士庶子及宮中之奄豎官府之府史胥徒用廬之徒役宮正有版以待之服器怪民之不宜入者則閽人自呵而禁之不待言矣○鍾琬曰注謂須使者符節乃行賓客則掌訝帥以至於朝無所用符節女奚公器而用符節則不勝其擾矣

寺人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諸職內人注多主女御蓋爲此經內人以下有女宮典婦功職內人上承嬪婦則爲女御不待言也閽人職內人則當兼女御及女宮其出入相導寺人職有明文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

鄭氏鍔破鄭注謂宮卿世婦不宜稱有司固然而謂別有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則誤矣外有司豈可帥女宮而致之哉但注過畧宜曰宮

卿世婦之屬耳、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內小臣內豎職皆曰祭祀賓客喪紀此職獨曰喪紀賓客祭祀何也。主王后內人而言則先吉而後凶。主女宮而言則先其執事之多而後其少也。王后所與惟宗廟之祭賓客則致饔饗燕並共籩豆壺漿事核繁重若喪紀則兼有喪祭喪賓序哭予臨女宮執事爲多故以是爲差

掌內人之禁令

前言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以下列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故戒以所當具也。此掌內人之禁令、

則禁以所不得為。如勝服踰侈、禮度愆忘、功事廢弛之類。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宜兼世婦女御二職、有明文、九嬪以上則喪祀之禮事、內小臣掌之、注疏謂女御賤故立於其前、未安、非立於其前、不可以詔相禮事、蓋居左右以前也、卽內小臣擯王后、亦豈能不立於前乎、但不於詔相王后言之、而舉例於內人則言之、體宜然

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所通獨小事之令也。知然者王之陰事陰令內小臣掌之不曰掌通內外小事之令而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者所掌不獨內外小事之令而兼給小事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寺人帥內人弔臨不言蹕。而內豎言蹕何也祭祀賓客喪紀內人出入廟中所辟止乃執事之

羣臣。惟內豎導行。可使之蹕。若弔臨於外、內宮則閽人為之闢。在途則有司為之蹕。不待言也。

公卿大夫有事於國中郊野、鄉士遂士縣士皆為之蹕、則內人可知、　祭祀喪紀、女御皆從世婦、惟賓客不與、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於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喪遷時羣廟之主尚未反也。疏謂即如七廟訖、且將行然後

設奠於太祖之廟理不宜然蓋廟各有垣門御柩以朝事甚繁重主不在廟何事多此勞擾用此推之卒哭而後主反雖爲未葬祭不舉亦以便喪遷之朝及設遣奠七廟之主皆式臨之死者與遠近之祖皆無憾耳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夫人見於經而祭祀賓客喪紀贊王后之禮事

掌婦學之法皆首九嬪亦猶三公之下攝六卿而不自列職也　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叙明非其時則不御也曰以時御則無以著其叙之常曰以叙御則無以著其時之可曰以時叙御又似以當夕先後之期言必如是以立文而義乃備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莫貴於玉齍后親徹豆籩而不徹玉齍何也豆籩之器與實皆輕粢盛之質與器皆重且始以

次陳后皆親薦以致敬而徹則齊徹故俎簋並使有司職之特牲饋食宗婦所徹惟豆籩而佐食徹俎與敦亦此義也徹王齍及鼎俎諸職無文大祝令徹小祝贊徹而不目所令所贊之人何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則內饔視此矣凡王祭祀賓客之鼎俎內外饔陳之而膳夫所徹惟王之胙俎則尸俎賓俎饔人各徹其所陳不待言矣官以饔名則兼徹玉齍亦可推矣特牲饋食禮佐食亦兼徹俎與敦

凡祭祀司士帥其屬而

割牲、羞俎豆、則司士亦與徹俎。而並及豆籩可
知矣。聖經文畧而事無不該如此、據特牲饋
食禮推之、則后所徹豆籩、惟將以燕內賓者、燕
同姓之豆籩、則有司徹之。粢盛炊於饎人、共
自六宮、則后設玉齍無疑也。王氏安石據故書、
謂贊王齍、鄭氏鍔遂謂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
逆齍、肆師表齍盛、爲贊王、九嬪所贊者王后、以
爲辨王氏之失、而蔽惑又甚焉、贊者贊設時之
禮事也、宗伯奉玉齍、兼天神地示言之。若宗廟、

則攝后耳。后親祭則后設而九嬪贊焉。無所用宗伯矣。豈可混爲一事乎。至謂禮官贊王九嬪贊后是一齋而王與后兩設之也。邦國禮亡凡喪祭惟據儀禮以推之特牲少牢設黍稷者皆主婦贊者婦人而漫爲異說何與　贊后之文設於薦徹豆籩上者如曰贊后玉齍薦徹豆籩則似贊后進玉齍而自薦徹豆籩也

世婦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爲齍盛者女饎也、世婦蓋監視敎導、俾水火之齊必得以實簠簋、注云差擇、其一節耳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不言公孤、不必言也、舉卿大夫、則內子命婦之禮、同后與賓客之事、而弔事多不親者。入諸臣之家也、女巫職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蓋若王之周親、則不容不親弔、知非掌王后弔臨之禮事者、女御職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掌弔臨者惟世婦、何也、

三夫人尊、惟祭祀賓客及宮中之喪紀、宜與其
父母之喪、宜歸而弔臨、則非所宜及也、九嬪則
掌婦學以教九御、凡王后之禮事、皆典司焉、亦
無暇及外事、且弔事繁多、非世婦不能徧共、
鍾糀曰、賈疏於大僕小臣弔勞公卿大夫士、皆
曰王有故不親往、而引以證此經、則曰使致禮
物非也、二職兼勞、或致禮物、此曰弔臨、更不可
通、蓋卿大夫或王之師傅近族姻親、則王弔外、
仍當使內人弔臨、

女御

大喪掌沐浴

不曰后之喪掌沐浴、何也。或王之母非后、亦當從后禮。又或后既沒、夫人之攝內治者、雖儀數有降殺、而喪浴亦非女御無共也。注王及后之喪、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則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共給湯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鬯人職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矣。經所

以不明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之則大喪爲王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爲后不待言耳

后之喪持翣

持翣特舉后則沐浴稱大喪示所掌不獨后喪之沐浴明矣　李鍾珏曰賈疏漢制翣戴璧按喪大記畫翣二皆戴圭明堂位雖僞書亦曰周之璧翣則不自漢始

女史

掌王后之禮職

於后所行之禮命之曰職而女史掌之使朝夕恪勤凜然於職之不易盡則驕肆懈惰之習無自而生矣

典婦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

作二事者女御授功乃獨言嬪婦者內宰以婦職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九御分屬九嬪

也婦故授功專責之嬪婦使各監省其屬也鄭
此職所授受獨內嬪婦之功者以獨共王及后
之用又外嬪婦之功典絲典枲受之也非宮中
所襍積王與后不用而所用兼苦良亦所以勸
內職彰女教也　比比次也絲物之小者纓帶
組紃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帛紡錦繡枲物之小
者巾幕幌纊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帷幕幄帟大
小貴固不同或大小同而材有美惡功有良苦
則賈相倍蓰故比次而楬之以共衣服則貴賤

有等以備賜予則輕重有差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疏謂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於內府非也內府
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非王及后之私藏
也蓋凡絲枲布帛皆藏於內府其成於內人者
則以共王及后之用若夫邦國所貢九職所入
成於外工者則以共邦之百用耳王之燕衣服
玉府掌之蓋既成而後以入於玉府　王氏應
電謂內府受良貨賄故頒之以共王及后之用

亦非也、王及后亦有時而用苦功、若在喪之服物是也、惟有苦功、故不頒於玉府、又以示服用之常、宜於儉樸、非若玩好賜予、專取精良也、若王及后世子衣服、可以內府之貨賄共、則九貢九功、何物不備、不宜轉市以外府之泉布矣、

典絲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

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則凡貨賄皆可以當邦賦、使所入有絲枲、則宜與九貢之絲枲幷入

典絲典枲以須功於內外工

須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內工注謂女御非也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功

則內人即女御可知矣此曰工所以別於內官

蓋女酒女漿之類及其奚也列於天官職者奚

女近千人其無事之時必須功而授齎可知矣

賈氏度謂外工諸侯夫人大夫妻亦非也觀晉

語敬姜所陳各有職業無暇受公家之須且王

禮事所用絲帛組文非內工及外命婦所能具

必須於閽閹之嬪婦故謂之外工至王氏應電以外工爲宮卿世婦內工爲九嬪而下益悖矣

或疑外司服所掌王服及賜服兼用此職所須於外工者果爾則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服之文不宜設矣蓋此職所須於內工者專以共王后之衣服而兼及世子不足則以外府之泉市之共須於外工者則以共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以及外命婦之法服故不設於事官而爲內宰之屬也至王賜六服羣辟卿大夫與畿內公

孤卿大夫士之命服則宜兼用邦國之幣貢嬪貢服貢及民間嬪貢之絲枲冬官別有典司其事者既成而後以入於外司服耳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典婦功所掌王及后之用也宜藏於宮中而頒諸內府典絲典枲則本職自藏之何也非嬪婦內人所成王及后不用故與九貢九功之所入同頒於內府以示其有經式若此職所共皆宮中之事不時取用故量所共而藏於本職以便

事耳。日成月要、夫旬月而考之、則亦無處其冒濫矣、 鄭氏衆謂良功、絲功縑帛、非也、絲功亦有苦有良、典絲所以獨受良功者、不惟有司之政令如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非良不可、即上之賜予、亦不宜用苦功也、其苦功不言所須受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而與婦功所楬良苦之功。並須於內府。則內府受之。不必言矣。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王氏昭禹謂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掌非也彼二職乃辨其用等非製服弁之司所謂政令即下文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耳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喪紀曰其貴賤各有等也祭祀亦有等而不曰其以凡該之也

典枲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典絲職曰掌絲入者以別於內嬪婦之獻繭也

此職不曰枲入者麻草皆九職所貢不必言也曰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者麻草之物不獨用於布緦縷紵而典枲所掌惟此也授齎典婦功注訓來取緦枲非也據此經曰頒功則已給麻草矣蓋給以枲布使自具練治麻草之器物兼償其勞也於頒枲曰授齎則緦可知也於頒緦曰外內工則枲可知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苦功且受則良者不待言矣蓋典緦職所用糲

畫組就織文絲纊、非良不可、故止受良功、若枲物、則冪幕巾帨、及包物拭器、有宜於苦功、而無所用良者、故兼受之、若云專受苦功、則古者朝服、且用布、則燕私之服可知、無轉不受良功之理、先鄭謂絲爲良功、枲爲苦功、非也、果爾、則既分二職、第曰受其功可矣、

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追師注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特據明堂位夫人副褘之文不知乃劉歆之徒所僞作耳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疏外命婦於后無服據儀禮喪服傳但義有未安春官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昏義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宜通內外命婦言之

縫人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王氏昭禹謂女御非王宮八十一之數非也王后之衣必內人典司非於女御取之則並謂之女工可矣惟縫內人而非女工之比故奄人爲之役

掌凡內之縫事

凡內之縫事則不獨衣服也不獨王與后之衣

服也、

染人

掌凡染事

鄭氏鍔引禮記謂宮中所染專共王祭祀之服、染人所掌以共國家禮事非也記所謂朱綠之元黃之即以付染人耳、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

據此則詩曰副笄六珈記曰夫人副褘皆周禮

之末失也豈二王之後用之而其後列國皆僭

如醆斝之及尸君與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

三夫人亞王后內官列職自九嬪始舉九嬪而言及則內命婦爲世婦女御明矣不可以先公卿之妻故曰外內內宰職正喪之服位則曰內外命婦兼夫人及九嬪也凡並舉命夫命婦則曰外內者命夫多王之師保周親也此經不統之曰內外命婦者正服位辨爲屨及出入可統

稱內命婦追師之設本以共后夫人九嬪之首服而因及於外內命婦故别言之

屨人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追師職曰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此職第曰辨者命屨初命時官給之其後則與功屨散屨皆自爲與衡笄用玉石可服上賜以終身者異故第辨其法式也

夏采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隷僕復於小寢大寢而大祖四郊之復則屬夏采者大祖四郊爲祭之最尊王治事贊王者冢宰故特設此職於天官以領復事而他無所掌也。復者人之終也春秋傳晉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䘏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王之宮寢內外起居飲食

無一不關於冢宰必君之身終而後師保之責盡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也

李光坡曰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服御財賦絲枲之事嗚呼此聖人之識道自已者也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或有所制而不敢縱或有所求而未必遂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求而不應哉何憚而不爲哉以是大欲而勢足以恢其邪心於以治天下國家吾不知其可也周

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宮室安其身焉、次以飲食理其體、焉繼以賦式節其用焉、終以內官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纖至悉。若無關於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修。內外交飭。以正君身。其至醇至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分之以小宰內宰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擇採進御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大臣皆得與聞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竊惑。而同是職者必名

德之選。是以上知之君就焉而益正。中材之主守焉而寡過。蓋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統也。

周官析疑卷之八

臨桂陳榕門
漳浦蔡聞之同訂
新建周力堂
桐城方苞著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地官而

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非漢唐之治所可及也　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賦貢別年歲以制力征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法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之道卽所以爲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不曰安擾萬民而曰安擾邦國何也舉萬民則不

足以該邦國舉邦國則安擾其民即所以安擾邦國其見矣

鄉師

六鄉四面而環王城鄉師四人宜各主一面而注謂兩人共主三鄉蓋以同鄉之州不宜中分而各有所屬且以備有故而兼攝也

鄉老

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三公統鄉民之辭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

職士司士[illegible][illegible]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

鄉大夫

周官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卿者、軍旅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預、以是知其即六卿也、鄉大夫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鄉大夫乃六卿不與民治、州長遂大夫以下、則其屬吏轉而相承、身親其事、無所用之、　六卿兼鄉官、故凡軍

旗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府皆命鄉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蓋武事壯猷六官之長或有喪疾事故則退老於鄉者亦可簡任以承其乏耳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或鄉設矣凡治經者不能析衷義理推究事實但據經中一事一言以強證已說皆不可信況漢儒之訓詁乎

族師

百家之長即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壅也

封人

所謂封疆者封土於界上也其職云凡封國封其四疆則舊說謂與封疆之官本無可疑鄭氏鍔之說顯與經悖

鼓人

鼓人所掌六鼓四金之節、用於祭祀軍旅田役喪紀災禬夜鼜鄉遂都家公邑無地無時不有事焉。不獨秀民能辨其音聲、即𤱶隸亦知其節會。乃教事之重大而周徧者、故次封人。鄉師四時出田法、以教戰金鼓所以爲車徒之節制也。次舞師、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於干舞備之、平時習舞、然後前期可修戰法

牧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即牧人牛人畜

牧之地、故牧人牛人充人、同屬地官、

縣師

注自六鄉至邦國、縣居中、故名縣師、非也、小司徒井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與都之政治皆至縣而分執其總、其法蓋通乎天下。此職通掌天下之地域、作軍旅田役之卒伍、故以縣名官、不宜以小

都之縣居中爲義

保氏

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則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卿上兼三公之位而非此經之師氏保氏也後鄭誤引以詁此職魏氏之說得之

司諫

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王族則有師氏保氏

而又合之於成均所以陶冶學士者法無不備矣然學士而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於政教必有所壅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於平民則循理奉法爲善去惡其實事即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蒸於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媒氏

民相怨讐、及合婚姻、隨地而有之、和之以解其難、合之以厚其別、皆所以明彰禮義、故屬地官、然後事便而教習也、

質人

民間交易、或相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于斂賒、或以事故而難踐前期。故設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詐辨、爭注謂主平定物價誤矣、

廛人

民居亦曰廛、但廛人爲司市之屬、則爲市廛明矣、疏引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而謂主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不知貨在肆、始稅其廛、邸舍則民居也、安得有稅、載師本謂市肆爲廛、民居爲里、後鄭辭采別白、而引之以證邸舍有稅、不亦蔽乎、

胥師

凡有爵者、必稱士。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比長治五家、即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二十肆、

而仍與羣胥伍以是卯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市政又所以便民而恤商也鄉大夫所賓興半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爲吏所以使民榮義而輕利民食之豐匱風俗之淳澆恒必由之

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

司虣所禁者顯故十肆一人司稽所察者隱故

五肆一人

司門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市之官則以下大夫主之、輕重之差也、每門下士二人而主之以下大夫、蓋王城管鑰之任、非位尊權重不能防閑而糾詰之也、

司關

門關皆府一人、史二人、書契簡也、徒四人而無胥、卽此見商旅之無擾矣。　王氏應電門關無

兵守云云乃以唐宋以後之政俗議周公之典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自管仲用齊而變周禮始分士農工商之鄉周官掌固司險所掌守政聯衆庶與士庶子爲一體無問國中郊野閭族州黨之民比戶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夫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國中四郊之守已固矣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都鄙公邑城池之固牧長與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

無事門關之守不幾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所用衆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用威權也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隸從衙侵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爲暴然後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遂人

注謂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非也六鄉六遂而外凡造都邑皆縣

所達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稍縣畺乃縣師所掌也縣師所掌地域人民田萊六畜車輦之數兼甸郊邦國都以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 六遂獨百里至二百里地遂大夫所兼掌不過公邑之吏治耳遂人通掌縣鄙溝涂形體之法故曰以達於畿非畿內通為遂地也 六遂之吏所掌稽事為多如有天時地澤風雨之急移用其民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於王朝必待稟命而行則緩不逮事矣考秋官遂士掌四郊謂獄之治在四郊也

以類推之遂人遂師治所亦當在四郊劉氏彝謂居司徒之府王氏與之謂居朝以總六遂之事皆妄說也

遂大夫

近世諸儒因鄉大夫即六卿謂遂吏亦兼以王官非也五官之屬自師及攷而外爵中大夫者十有八人爵下大夫者四十有五人而鄉之州長爵中大夫者二十有五人遂人遂大夫爵中大夫者八人遂之縣正州之黨正爵下大夫者

百有五十人盡六官之中下大夫尚不足以充之況治官之大府司會內宰教官之師氏保氏司市司門麋人禮官之冢人墓大夫大司樂大師大卜大史內史巾車政官之射人諸子大僕司甲司弓矢戎右齊右大馭戎僕齊僕職方刑官之大小行人皆各有專司職重屬多事繁地近皆必不能兼鄉遂之治教政令而遥相統攝者也以義測之惟遂人遂大夫或可以六官之攷晉秩而兼攝之耳其餘鄉遂大吏或鄉遂之

上士積功累勞者漸次拔擢以任其職而得秩得班於王朝之大夫其貴重則不能與王官並如後世京職與外吏爵列等而儀位則有差耳

遂無老遂大夫亦非卿蓋三公官不必備六卿九牧之倡位尊望重名不可以輕假也且鄉法通於畿內以公卿掌鄉治則畿內吏民皆當是則是效有所觀感而與起矣

旅師

遂之賦粟里宰徵之遂人遂師令之入於廩人

倉人其餘留於野并鋤粟屋粟間粟掌於旅師方春耕民有不足則頒之待秋成有餘則斂之其新甿初徙者不獨散其利且施其惠而不責以償遺人職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是也故官名旅師後鄭謂旅師乃爲縣師斂野賦穀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徵野之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悟此謂六遂之野耳

郝氏敬謂鄉之閭師遂之旅師其職事蓋互見非也鄉自州長以至閭胥無徵賦之事故別

故閭師以掌之遂則縣正掌其徵比矣無事復設官以徵賦蓋六鄉地狹人衆不足以容旅民故旅師設於甸遂裡內而四郊外而公邑家稍因荒就食而願留處者有所依庇而収恤焉縣都廣遠即有移民就食之事亦各於封內擇地以處之非王官之所及也

稍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於畿內故旅師至稍人六職次於遂人之下所主俱郊野米粟兵車

芻薪與糞種耕作之事蓋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山虞

山澤利多爭訟易生竊盜時發必官爲之守而民以時取然後生物阜而惠澤均故官司徒隸不得不衆繁也

林衡

麓接平地視山木爲難守大山之麓有陁爲大林者故別設官而增胥徒之數

澤虞

於林麓總言之於澤藪分言之者麓多為林而澤藪地各異也。

掌蜃

李氏如玉謂自角人至掌蜃七官所斂卽山澤之賦非也閭師職任虞以山事貢其物任衡以澤事貢其物山貢之大者乃邦工掄材及取金玉錫石澤貢之大者乃蒲葦之共及財物入於玉府者此七職所斂特細物耳謂縣師徵野之賦卽甸稍縣都四賦亦非也六遂之賦遂師徵

之里宰斂之則非縣師所掌明矣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令爲邑者會政致事又戒凡爲邑者之功事則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明矣縣師所徵乃家稍縣都之賦而無公邑亦明矣

場人

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疏並誤

廩人

廩人掌國用而不藏粟米猶大府掌須財而不藏貨賄也蓋舍人掌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米穀下及宮中之財守則膳夫之六穀稾人內外朝宂食者之食凡國中所用之米皆藏於舍人可知矣倉人掌粟入之藏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則畿內所用之粟米皆共於倉人可知矣以廩名官謂舍人倉人廩藏之出入皆受法於此職耳注疏藏米曰廩對下倉人藏粟曰倉似誤　胥徒較舍人倉人幾八倍蓋雖

不掌蓋藏而徵令傳送之事紛紜會同師役治糧與食必使各就其地分部以稽察冒濫也

司祿

古者分田制祿、位有升降則祿有增減人有存亡則田有遞代故特設司祿以專掌之王氏應電謂所稟人九穀之數非也稟人所掌以待匪頒賜乃正祿外之法用耳若當官羣士之祿、既頒以田又使入粟於稟人而後給之則徵收轉輸期會出納勞民耗財費時失事而義無所

取聖人立法不若是其膠擾也易氏祓謂獻穀數宜與司民之獻民數同亦非也民數三年而一校其息耗穀數必每歲而獻之

司祿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四職相聯而終之以司祿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祿之職也宮府之餼萬官之祿皆於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祿則不能不取足焉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於安受野人之養而職思其艱也在禮年穀不登

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則司祿所謂賙其急平其興以均萬民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舂人

舂人職所領女奚數甚少蓋夫人親舂以共齍盛故女奚助以終事若牢禮饗食之米特取之稾人而差擇之耳

稾人

稾人職領以女奚者、婦人主饋、月官吏人民給事宮中者、必女奚供食、乃便而因通給外朝之食也。舂人稾人其事較饎人爲繁重、而饎人奚四十人、舂人稾人奚止五人者、以舂稾給役者、有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稾及奚、特監視而指揮統治之耳、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